



找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“原点”

□ 叶小文

为何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？道理多多，众说纷纭，难在形成共识。

能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？不能不看到，当今世界有人还在热心鼓吹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有人还在痴心复制“麦卡锡主义”闹剧，南辕北辙，难在付诸实践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，古往今来，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。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，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，但战争和冲突从未间断，加上各种自然灾害、疾病瘟疫，人类经历了无数的苦难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今天，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量子卫星、人工智能迅猛发展，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，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、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。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面对这种局势，道理本来很简单，人类只有两种选择，或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而自杀，或齐心协力应对挑战而繁衍。

简单道理，常被喧嚣浮尘遮蔽。如何才能“不为浮尘遮望眼”？

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，“避免人类自杀之路，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，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。”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王阳明就以这种“独特思维方法”，简单明了、深入浅出地讲出了一番道理，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去思考、去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

“原点”。

“原点”，看似朴实无华，得来殊为不易。王阳明因反权奸、救言官、触犯上怒，被贬龙场，“一副石棺天雕成，接纳贬官王守仁”。但死亡之穴清净境，最适合盘点履历理想人生。凤凰浴火是修行，大灾大难出贤圣，沧海横流见蛟龙。王阳明卧石棺兮守石洞，听酷雨兮沐凄风，邀迥群兮伴魅影，品尝个置之死地造化功。“乃至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，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”，方悟出：道心执脉中，厥中乃空空。惟精惟识，惟一惟善行，我心即宇宙，宇宙藏我胸。为善，良知，圣人之道。知行合一，至圣之途。这位伟大的思想家，正是以“龙场悟道”为起点，“从百死千难中求得”，终于悟出了光芒四射的“致良知”真经：

无善无恶心之体。
有善有恶意之动。
知善知恶是良知。
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
大道至简。从“良知”之光，道“致良知”之途，有助于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“原点”。这正是王阳明学说给人类留下的宝贵思想启迪：

人类团体，
在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。

命运共同，
由“有善有恶意之动”。

形成共识，
要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。

知行合一，
乃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。

500多年前中国伟大思想家发出的“良知”之光，竟然与当代“旅行者1号”太空船从64亿公里外拍摄的照片，遥相呼应。地球在这张照片中，只是粒状的一个渺小的“暗淡蓝点”。美国萨根博士谈过从这张照片得到的启示，兹照录如下：

我们成功地（从外太空）拍到这张照片，细心再看，你会看见一个小小点。再看看那个光点，它就在这里。那是我们的家园，我们的一切。你所爱的每一个人，你认识的每一个人，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，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，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。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集在一起，数以千计的自以为是的宗教、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，所有的猎人与强盗、英雄与懦夫、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、国王与农夫、年轻的情侣、母亲与父亲、满怀希望的孩子、发明家和探险家、德高望重的教师、腐败的政客、超级明星、最高领袖、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，都住在这里——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。

在浩瀚的宇宙剧场里，地球只是一个极小的舞台。

想想所有那些帝王将相杀戮的血流成河，他们的辉煌与胜利，曾让他们成为光点上一个部分转眼即逝的主宰；想想栖身于这个点上的某个角落的居民，对别的角落几乎

没有区别的居民所犯的无穷无尽的残暴罪行，他们的误解何其多也，他们多么急于互相残杀，他们的仇恨何其强烈。

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妄自尊大，我们在宇宙中拥有某种特权地位的错觉，都受到这个苍白光点的挑战。在庞大的包容一切的暗黑宇宙中，我们的行星是一个孤独的斑点。由于我们的低微地位和广阔无垠的空间，没有任何暗示，从别的什么地方会有救星来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处境。

有人说过，天文学令人感到自卑并能培养个性。除了这张从远处拍摄我们这个微小世界的照片，大概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可以揭示人类妄自尊大是何等愚蠢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强调说明我们有责任更友好的相处，并且要保护和珍惜这个淡蓝色的光点——这是我们迄今所知是唯一家园。

从64亿公里外拍的地球照片“要保护和珍惜这个淡蓝色的光点”的启示，与500多年前王阳明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之说，竟如此吻合。惟精惟识，惟一惟善行，我心即宇宙，宇宙藏我胸。这，可以说就是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识的“原点”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）

随想录

繁华都市里的乡土情结

□ 席晓艳

在中关村科技院所集中地区，有一座综合性写字楼，曾经有几年时间，我就在写字楼的14层办公。这座写字楼不仅是国内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贸易公司总部，还聚集了互联网、科技金融等多家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。在写字楼的地下一层、二层分布着公共食堂、各种风味餐饮店、花店、超市、电影院、健身房、游泳馆等满足人们日常各种需求的公共服务场所。每当午餐我不想去公共食堂就餐时，就找个特色餐饮换个口味，经常吃的是一家日式餐馆的荞麦面。餐馆不大，整洁而安静，就餐高峰时座位还显得很紧张。一份荞麦面定食，以蘑菇、紫菜或豆腐海带作为辅料，浅褐色的荞麦面条，加上特有的汤水，热腾腾的一大碗，正值饥肠辘辘时吃上很过瘾。

对于荞麦面的特殊爱好，源于儿时的记忆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的秋季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我们举家从河北内地城市迁往内蒙古塞外小城，在县城安了家，我进入县二中初三学习。那时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，学校对学习抓得很紧，班里学生们也都很努力。坐在我后面的女孩子叫小丽，扎着两条齐肩的发辮，方脸、细眉、双眼皮，嘴角略上翘，笑起来露出整齐的门牙，性格开朗，心直口快。因是前后桌，经常讨论些学习上的问题，一来二去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她家距离学校很近，遇上冬天天气不好，晚自习后我就干脆住到她家。节假日时她也经常到我家来，除了共同完成

家庭作业外，就是到周边玩耍。

县城不大，我家住在县城的边缘，属于城乡结合部，向东、向南步行十多分钟就是庄稼地，向北步行十多分钟就进入树林和沙丘。有一天，她提出到县城南边的兴隆庄三姨家去，说是不远，骑车半小时就到，并强调三姨做的荞麦面条特别好吃！十几岁的孩子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诱惑，我便毫不犹豫地跟着她，沿着崎岖不平的小土路，第一次走进了北方塞外的农家。

三姨家的院子很宽敞，一进门的甬道两边是用矮篱笆隔开的菜园子，菜园子靠外墙的一角围成独立的猪圈、鸡舍之类。鸡鸭鹅散养在院中，大白鹅见有生人进来，伸长了脖子“嘎嘎嘎”地引吭大叫，其余的鸡鸭也跟着一起警觉张望，第一次见到这种热闹场面，我觉得既紧张又有趣。整个院子各功能区分整齐有序，又显得生机盎然。三姨纯朴、精干、略消瘦，一看就是个能干利索的女主人。见到我们非常高兴，无条件地满足着小丽撒娇式的各种要求。嘘寒问暖后来到菜园子，园子有水萝卜、茄子、小白菜、西红柿、豆角等蔬菜，果实尚待成熟期，煞是鲜嫩。我们兴高采烈，眼睛和手脚似乎不够用，感觉什么都好。从菜园子回来三姨就开始张罗做荞麦面条，和面、擀面、切面，只是半小时左右，两碗热汤面就摆到眼前了。漂着油花、绿叶和蛋花，散发着葱香、菜香和特有的麦香，未动筷子已流口水。挑起褐色的细面条，筋韧不断，送到嘴里，虽不像白面面条细腻顺滑，但也不像玉米面粗糙拉嗓，而是绵软柔嫩、清香利口。看着我的吃相，小丽一边呼噜呼噜吸着面条，一边还时不时得意地扬起眉毛说：怎么样？好吃吧！这是记忆中第一次品尝荞麦面，在物质生活还不富足的40年前的塞外农村，饱含着童年小伙伴的盛情和三姨无限爱意的乡土料理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影响了我一生对荞麦面的特殊情感，每每想起那温馨的场景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中考结束后的暑假真是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。我们钻过城郊的庄稼地，提心吊胆地掰几穗成熟的玉米棒，回家煮着吃。剪过长出老乡家墙外，已经垂下头的向日葵大花盆，尝尝没有任何加工的嫩毛嗑的味道。悄悄潜入农家的果园，急急忙忙摘几个黄中略带红的沙果，咬上一口，又酸又涩，五官都挪了位。当然也经常克服交通上的困难，去三姨家蹭顿专属农家荞麦面。

高中开学开学后，我俩分别就读不同的学校，我离开县城去读住宿高中，后来又到北京上大学，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，联系也越来越少。但跟小丽相处的生活学习片段总是鲜活地呈现在眼前，荞麦面则成为最有温度最生动的回忆。

若干年后，我大学毕业并在北京成家立业，虽然吃穿住行方面越来越方便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越来越

富足，但对荞麦面和儿时的乡土环境仍然情有独钟。除了在餐馆吃这种主食外，还经常在家亲自下厨操作。当然，我的厨艺水平有限，手工做不出细面条来，为此购置了手动压面机、刮板及平底不粘锅等设备。荞麦面粉是专门托了妹妹从老家捎来的，想吃汤面时，就用压面机压出或宽或细的面条，开水煮熟后，浇上备好的汤汁。汤汁根据季节和口味偏好，有时是牛肉西红柿口味，有时是鸡蛋紫菜虾皮口味，有时是蘑菇蔬菜口味……在我的主导下，荞麦面主食也深受家人的喜爱。

出于对荞麦面的喜爱，我忍不住对这种纯朴面食进行了粗浅探究。荞麦在我国甘肃、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、东北等地都有广泛种植。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中就有“视尔如敞，贻我握椒”的诗句，敞即荞麦，说明距今2500年前就有荞麦种植了。南北朝北魏时期的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·杂说》详细记载了荞麦的栽培技术，如密植、施肥、收获等。唐代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及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还对荞麦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描述。

每年春节前后，妹妹都会从家乡捎来当年的荞麦面，隔着白色布袋就能闻到那淡淡的麦香气味，指间轻轻捻搓那乳白泛黄、略微发湿的面粉，不禁沉浸在惬意的回忆中。在我眼里，这已不是普通的荞麦面粉，而是繁华都市里的乡土味道，是富裕生活条件下的家乡绝色食品，是对儿时小伙伴真诚情感和那段无忧无虑生活的纪念。

五
分
钱
成
全
人
生
梦



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，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印迹。数以千万计的知青青年远离父母，告别城市，到了农村，他们的人生由此改变。我生于1964年，晚出生了几岁，没能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，对于知青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没有直接的体验。但我小时候接触过知青，得到过知青的教育与帮助，这让我受益匪浅。

1968年，我父亲从县城下放，举家搬迁到了婺源县城春公社排前大队的虎坪村。婺源县位于江西、安徽、浙江三省边缘，而虎坪村又地处婺源和浮梁两县交界，尽管有婺源至景德镇的公路穿村而过，也仍是一个边远山村。最初几年，村里没有电灯，也没有像样的小学。学生只能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上学，两个年级的同学在一起听课，轮流听讲。老师是村里的中学毕业生，甚至有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的，他们已算是大知识分子了。到70年代初，村里终于建起了有几间教室的平房校舍，有了操场，特别是有知青担任老师，学校总算升格为名副其实的“完小”了。

刚到乡下那几年，我家里就住了一个女知青，姓刘，来自上饶。她当过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。我那时年龄小，课本的内容已然记不清了。但是，刘老师教的“a、o、e”“b、p、m、f”却始终没忘。在那样一个小山村，讲的话都是方言，人们称普通话为“普通话”，没几个人能讲好。幸亏有了刘老师，让我自幼学会了汉语拼音，掌握了普通话，要不然一口方言土语，如今恐怕也与三尺讲台无缘了。现在我电脑打字，一直采用拼音输入法，基本不会出错。

不久，刘老师回城了，学校又来了一位上海女知青，姓侯。她成为我二年级以后的班主任，也教语文。记忆中，侯老师时常微笑着，笑脸上总洋溢着可爱的小酒窝。那时，上课之前、放学回家路上都要唱歌。她教会了我们很多歌，诸如《我是公社社员》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，她的歌喉十分清脆。她还常给我们讲故事，有个故事叫《长在屋里的竹笋》，说的是小学生葵葵家的屋里长了一棵小竹笋，他想把竹笋吃掉。可姐姐秀秀却认为竹笋是生产队的竹子从地下钻过来的，要归公，于是姐弟俩高高兴兴地把竹笋挖出来交给了生产队。

那些年，学校读书的费用很低，只要交一点点学杂费，一个学期也就四毛五分钱。当时生产队员靠下地劳动挣工分，要到年底分红，平时没有现金收入，加上我母亲长年患病，家中经济状况很窘迫。有一次开学时，母亲翻箱倒柜，找来找去，只凑到了四毛钱，生生还差五分钱。也不知是胆子大，还是不怕羞，我居然硬着头皮去学校报名了。记不清楚当时我是如何张口说钱不够还差五分钱的，侯老师没有多说什么，掏出五分钱硬币，替我补齐了四毛五分钱，让我报名上了学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才把五分钱还给侯老师。她只是甜甜一笑，说不用还的。

1976年，我家迁回了县城，我也转学了，离开了那个孕育了我八年童年梦想的小山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侯老师。多年后，我才了解到，侯老师名叫侯桂珍，后来嫁给了一位姓余的同事。她一直是民办教师，直到1980年才转为公办教师。之后他们迁居到了景德镇市，侯老师到了一家百货公司上班，退休后才回到上海。她的人生轨迹，可谓是波澜不惊，不过是无数知青的一个缩影。然而，一部

汪建新

分人的坎坷，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“幸运”。对于我，就是如此。假如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出，那个穷乡僻壤怎么会有城里来的知青女教师呢？

时光荏苒，五分钱的故事已经过去44个年头，我也已年过半百。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中有一句名言：“老年人常思既往，少年人常思未来。”没有既往，又何来的现在与未来？也许当初侯老师垫付五分钱的时候，并没有多想；也许现在侯老师根本就不记得五分钱这回事。可五分钱的故事，我却始终刻骨铭心。每当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，就会想起那五分钱，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侯老师那笑容可掬的模样。我也会情不自禁想起40年代苏联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老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，侯老师俨然就是片中那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主人公瓦尔佳拉，永远那么年轻，永远那么可敬。

五分钱并不多，在70年代，也只能买几颗水果糖，两盒火柴，一个作业本，一根冰棍。今天看来，五分钱更是微不足道了，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退出了流通。如今走在路上，别说看到五分钱，就是碰到一块钱硬币，很多人早就不屑于弯腰了。然而，就是这区区五分钱，几乎阻断了我的求学之路，甚至险些中断了我的人生梦想。

作为老师，侯老师是没有义务替学生垫付学费的。如果当时她较真，我就不能报名上学。上不了学，除了放牛，我能干什么呢？以后的人生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模样，我从来没有认真设想过。但是，很清晰的轨迹是：我念完小学上中学，念完中学上大学，然后又读硕士读博士，当助教当讲师，评副教授又破格评教授。一路走来，家庭和国家对我的教育投资难以估量，而所有这一切的支撑点，就是侯老师为我垫付的那五分钱。五分钱，成全了一个博士的求学之梦，成就了一个教授的执教之旅。毫无疑问，那五分钱是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五分钱。大爱无疆，其实小爱同样无疆。都说希望工程功德无量，那五分钱就是希望工程，而我正是受益者。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！”五分钱，于别人，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；于我，却是人生中无法承受之重。一位乡村女知青教师的一枚五分钱硬币，让我自幼懂得了什么叫善心，什么叫感恩，什么叫不要辜负。

小小的五分钱，大大的五分钱！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：100091 社长：许宝健 总编辑：丁茂战 广告部电话：(010) 62805313 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2805431 62806227 (传真) 总编室电话：(010) 62806228 62805368 电子信箱：zbs@studytimes.cn 出刊：周一、三、五 定价：全年360元 邮发代号：1—267 国外发行代号：W3970 开户银行：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：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：11050163360000000004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200号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